

让秘密花园盛开鲜花

文/广州市越秀区黄花小学 谢铭姬

新学期还没有开学，我已经忙碌着到新接班的孩子们家中访问。

那时候小敏的名字还是一个符号。敲开她的家门，人还没见到就听到清脆悦耳的应声：“来了——”面前出现一个比我矮半个头的女孩：一头清新的短发，瓜子脸，眼睛笑得弯弯的，露出了洁白的牙齿。

好漂亮的女孩！这是小敏给我的第一印象。

小敏的家不大，摆设却别出心裁：客厅的左边是餐厅，餐桌上摆着袖珍的小鱼缸，鱼缸里还养着几株绿萝；客厅到厨房的转角有几盏颜色各异的小吊灯；不大的客厅一侧摆放着一台钢琴。小敏的房间，墙上错落落地挂了几幅她给某个儿童品牌服饰拍广告的照片。

等坐下来，小敏给我递上一杯暖暖的清茶。我跟小敏的父母了解了她的学习生活，真切地感受到一家三口的日子甜蜜而温馨。“小敏是生活的宠儿。”我不禁这样想。可人生的道路真能如此一帆风顺吗？

六年级下学期开学的那段时间，我发现小敏的校服总是很脏——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校服就像几天没有洗过一样，与两年前我见到的那个拍摄童装广告的女孩截然不同。有一天我发现小敏不但衣服脏，而且连头发都不梳理了，就实在忍不住了，我还是在放学后找小敏谈心，暗示她注意仪表。开始小敏还是像以往那样眨着水灵灵的眼睛用欢快的语调告诉我：妈妈和她搬到了学校附

近。慢慢地，小敏说话有点犹豫，怯生生的，我逐渐听明白了：她的父母刚离婚了。

现实是残酷的，绝不像小说写的那样凄美。小敏妈妈的形象浮现在了我的眼前，那么柔弱的女性、如何带着一个小女孩生活？这需要多大的勇气？我希望小敏还是生活的宠儿，决定再次家访。这次家访是来到了妈妈和她租住的房子。

和小敏妈妈的促膝交谈中，我听到了一个委婉的故事：小敏的爸爸工作很忙，经常一周或半个月才回家一趟，虽然他是个爱家、爱女儿的男人，但小敏妈妈还是无法忍受。尽管离婚是她提出来的，但她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，忽略了对小敏的照顾。

我忽而觉得前方有无数个未知数，其实每个家庭的成长都不容易。面前的小敏妈妈比我想像中要坚强得多，我们交流了很多，我答应她我在学校会更关注小敏。

回到学校，我还联系了小敏的爸爸。小敏爸爸答应每周或隔周见小敏，一定会让她感觉到父爱依旧。

平时，小敏喜欢在周记里和我交谈。在周记里，我不时分享她的喜悦：爸爸带她到大夫山踩自行车；妈妈与阿姨给她过生日；星期天与同学开展“以琴会友”活动等。在周记里，我也常常分担她的苦恼。每一次批阅她的周记，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过于小心翼翼，生怕触动一个有裂缝的透明玻璃杯、一不小心它就会变成碎片。因为小

敏告诉过我：“谢老师，我最盼望发下周记本的时刻，盼望看到您那几行红笔字。”

堂上我欣赏小敏的发言，课间我有意无意与她聊天，鼓励同学们和她交朋友。有一天逛新华书店，我特意让小敏买了本《秘密花园》，我告诉她，希望她像玛丽那样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坚强地生活、学习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家访并不只局限于到学生家里了，电话访、作业登记簿留言、校讯通发信息、约见等都成了家访的代名词。我常常用校讯通与小敏的家长联系，这样，小敏在学校的情绪变化、成绩起落家长都能及时了解，以便家长及时处理问题或在家里作必要的辅导。

一个周四的下午放学后，小敏不小心在学校门口摔倒了，膝盖附近一道深深的口子血流不止。我闻讯赶来后马上边安慰她边帮她止血，随即拨通她妈妈的电话。我原想立即带小敏到学校附近的卫生院，小敏妈妈急切地说：等我，很快就到。小敏很乖巧，等待家长的过程忍着疼痛不吭一声。不一会儿，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爸妈都赶到了学校。他们察看了小敏的伤口，经过慎重的商量，一致决定到大医院的美容科缝针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我想：小敏还是那个幸福的小敏。

期末，小敏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。她恢复了自信，学习成绩就像上学期那么优秀。她身上的校服犹如新买的那样光亮，不管遇到哪个